

續高僧傳卷第五

唐 釋 道 宣 撰 卿六

義解篇初

本傳十二人  
附見一十九人

梁楊都安樂寺沙門釋法申傳一 道達 惠命

楊都建元寺沙門釋僧韶傳二 法亮 惠命

楊都建元寺沙門釋法護傳三 智遠 僧達

鍾山宋熙寺沙門釋智欣傳四 僧法 法度

吳郡虎丘沙門釋僧若傳五 惠亮 惠明

楊都宣武寺沙門釋法寵傳六 智果 僧淑

楊都靈根寺沙門釋僧遷傳七 道超

楊都莊嚴寺沙門釋僧旻傳八 道超

楊都光宅寺沙門釋法雲傳九 惠略

南海隨喜寺沙門釋慧澄傳十 惠略

法生 惠武

鍾山上定林寺沙門釋法令傳十一

慧泰 慧纂

鍾山開善寺沙門釋智藏傳十二

釋法申本姓呂任城人也祖世寓居青州申

幼出家夙懷儒素廣學經論妙思獨遠彌歷

年祀規空晝有日夜惆悵隱士平原明曇聊

嘲之曰三陽在節明辰淑景何不飲美酒賦

新詩而終日竟歲瞪視四壁百年俄頃知得

成儒素以不答曰蓋是平生鄙好何論得失

頃之而大明成論譽美州鄉值宋太始之初

莊嚴寺法集勅請度江住安樂寺累當師匠

道俗欽賞建元之中遭本親遠喪道途迫阻

有礙北歸因爾屏絕人事杜塞講說逮齊竟

陵王蕭子良求明之中請二十法師弘宣講

授苦相徵屈辭不獲免當斯之盛無與友者  
兼又淳厚仁惠不出厲言安閑守素不狎人  
世以天監二年卒春秋七十有四時復有道  
達惠命並以勤學顯名達姓裴河東聞喜人  
住廣陵永福精舍少以孝行知名拯濟危險

御六

二

道潤江濱永明中爲南兗州僧正在職廉潔  
雅有治才罷任之日唯有紙故五束惠命廣  
陵人住安樂寺開濟篤素專以成實見知

釋僧韶姓王齊國高安人幼願拔俗弱年從  
志斂服道俗恭敬師宗美姿制善舉止情性

溫和韻調清雅好弘經教名顯州壤專以毗  
曇擅業元徽之初始來皇邑住建元寺寬厚  
閑澹不妄交遊宋季澆薄體裁無准物競目  
前榮枯俄頃韶閑房自守狀若無人及齊氏  
開泰禮教夙被白黑鑽仰講說頻仍後學知

宗前修改觀毗曇一部化流海內諮聽之徒  
常有百數齊文慧及竟陵王蕭子良雅相欽  
禮清河崔慧親從北面諮承餘誨以天監三  
年卒于住寺春秋五十有八時建元又有法  
朗兼以慧學知名本姓沈氏吳興武康人家

遭世禍因住建業大明七年與兄法亮被勅  
紹繼慧益出家初住藥王寺亮履行高潔經  
數修明明稟性疎率不事威儀聲轉有聞義  
解傳譽集注涅槃勒成部表而言謔調笑不  
擇交遊高人勝已少見齒錄並卒于天監中

御六

三

釋法護姓張東平人初以廉直居性不耐貪  
叨年始十三而善於草隸其師道邕亦有清  
風撫其首曰觀汝意氣必能振發遺法及至  
受戒仍遭父憂居喪房內經涉四載不預法  
事禮畢羸瘠不堪隨衆宋孝建中來都遊觀

住建元寺雅好博古多講經論常以毗曇命家弗尚流俗言去浮華不求適會趣通文理從其學者百有餘人齊竟陵王總校玄釋定其虛實仍於法雲寺建豎義齋以護爲標領解釋膠結每無遺滯物益懷之遠有曠度不交榮俗凡所遊徃必皆名輩齊侍中陳留阮韜光祿阮晦中書侍郎汝南周顥並虛心禮待未嘗廢也自從天子至于侯伯不與一人遊狎皎然獨坐勗勵門徒無營苟利惟以經數仁義存懷以天監六年卒于住所春秋六十有九時新安寺智遠天保寺僧達並以勤學有功遠幼懷清淨守志不競講說大乘好修福務達平和開拓頗自矜尚

釋智欣姓潘丹陽建康人也稚而聰警稟懷變躁率爾形儀過無修整年十八歲世間近

事經耳不忘曾入棲靜寺正值上講聞十二因緣義云生死輪轉無有窮已便慨然有離俗之志他日即就棲靜僧審禪師求出家焉篤好博學多習近事師訓之曰觀汝神明人非率爾所可習學皆非與遠何耶答曰欲廣其節目耳及具足後從東安寺道猛聽成實論四遍雖周末曾注記結袂而反亭然獨悟莫與爲羣不交當世無有因得叅其門者也及至講說文義精悉四衆推服聽者八百餘人陳心序事貴在可解不務才華有異流俗客問未申酬答已罷皆美其豐贍名重四海齊永明末太子數幸東田携諸內侍亟經進寺欣因謝病鍾山居宋熙寺確然自得不與富貴遊徃行不苟合交不妄親矚施之物構改住寺以天監五年卒春秋六十一葬于山

墓

釋僧若莊嚴寺僧璩之兄子也璩以律行清嚴見之前傳若少而廉靜邑里推之十五出家住虎丘東山精舍事師恭孝與人友善性好勤學出都住冶城寺二十餘年經數通達道俗器賞太常卿吳郡陸惠曉左氏尚書陸澄深相待接年三十二志絕風塵末東返虎丘棲身幽室簡出人世披文翫古自足雲霞雖復茹菜不充單復不贍隨宜任運罕復經懷瑯琊王斌守吳每延法集還都謂知己曰在郡賴得若公言謔大忘衰老見其比歲放生爲業仁逮蟲魚愛及飛走講說雖疎津梁不絕何必滅迹巖岫方謂爲道但出處不失其機彌覺其德高也天監八年勅爲彼郡僧正親當元帥猶肆意山內故失匡救之美致

彌六

五

有貪慢之詣未必加諸已要亦有貶暮齡以普通元年卒春秋七十復有僧令者若之兄也亦以碩學知名少而儁警長益廉退經律通明不永早世復有法度者住定林寺沉審其性言不卒暴先行而後從焉時莊嚴寺又有惠梵惠朗並以內外廣學一期標譽梵本吳氏剡人剛決強斷不事形名朗肌貌霜潔時人目爲白朗屢講衆經頗入能例釋法寵姓馮氏南陽冠軍人後遭世難寓居海鹽少有絕俗之志二親愛而弗許執志固請乃曰須待爲汝婚竟隨意所欲十八納妻經始半年捨家服道住光興寺成辦法式習學威儀其後出都住興皇寺又從道猛曇濟學成實論二公雅相歎賞日夜辛勤不以寒暑動意吳郡張融與周顒書曰古人遺族故

留兒女法寵法師絕塵如棄唾若斯之志大矣遠矣又從長樂寺僧周學通雜心及法勝毗曇又從莊嚴曇斌歷聽衆經採玄析奧妙盡深極高難所指罕不倒戈音吐蘊藉風神秀舉齊竟陵王子良甚加禮遇嘗於西邸義集選請名學事委治城智秀而競者尤多秀謂寵曰當此應對卿何如我答曰先悅後拒我不及卿詮名定實卿不及我秀有慚色年三十八正勝寺法願道人善達樊許之術謂寵曰君年滿四十當死無可避處唯有祈誠諸佛懺悔先憊挑脫或可冀耳寵因引鏡驗之見面有黑氣於是貨賣衣鉢資餘併市香供飛舟東逝直至海鹽居在光興閑房禮懺杜絕人物晝忘食息夜不解衣迄年四十歲暮之夕忽覺兩耳腫痛彌生怖懼其夜懺達

佛六

六

四更聞戶外有人言曰君死業已盡遽即開戶都無所見明晨借問僉言黑氣都除兩耳乃是生骨斯實懺蕩之基功不虛也未又從東夏慧基聽其講導言論往復旬日之間文疑理滯反啓其志又鼓棹西歸住道林寺開宇臨澗敞軒映水解袞尋經每自惆悵而不能已及東昏在位多請遊於北山因而移寓天保寺天監七年齊隆寺法鏡殂歿僧正惠超啓寵鎮之勅曰法寵法師造次舉動不逾律儀不狹性欲不事形勢慈仁愷悌雅有君子之風匡政寺廟信得其人矣上每義集以禮致之略其年臘勅常居坐首不呼其名號爲上座法師請爲家僧勅施車牛人力衣服飲食四時不絕寺本陋小帝爲宣武王修福下勅工人繕改張飾以待寵焉因改名爲宣

武寺也門徒敦厚常百許人普通四年忽感風疾不能執捉舒經格上晝夜不休赴諸法事坐輿講說未疾禮佛常以百拜爲限後不能起居猶於牀上依時百過俯仰虔敬所懺所願與本不異後疾甚中使叅候相望於道

知六

七

以普通五年三月十六日卒春秋七十四皇上傷悼道俗悲戀勅葬定林寺墓一切凶事天府供給舍人主書監視訖事復有沙門智果管氏吳人住海鹽光興寺清直平簡善諸經術又剡縣公車寺沙門僧淑拮採衆師弁爲已任隨問隨答思慮周廣雖有徵覈而未盡其要妙也

釋僧遷姓樂氏襄陽杜人少出家進忠退儉早協州鄉晚遊都邑住靈根寺却掃一房淨若仙觀潔整衣服塵水不染從靈味寺寶亮

諮學經論文理通達藉甚知名性方稜不撓高自崇遇若非意得罕所賓接武帝以家僧引之吳平侯蕭曷亦遇之以禮天監十六年夏帝嘗夜見沙門惠詡他日因赴法會遷問詡曰御前夜何所道詡曰卿何忽問此而言氣甚厲遷抗聲曰我與卿同出西州俱爲沙門卿一時邀逢天接便欲凌駕儕黨我惟事佛視卿輩蔑如也衆人滿坐詡有慚忒其之梗正皆類此也以普通四年卒春秋五十九矣

釋僧旻姓孫氏家于吳郡之富春有吳開國大皇帝其先也幼孤養能言而樂道七歲出家住虎丘西山寺爲僧迴弟子從迴受五經一聞能記精神洞出標羣獨秀每與同輩言誑及諸典禮未嘗不慨然欲爲已任宋吏部

卽吳郡張辯謂之曰沙彌何姓家在何處旻曰貧道姓釋家于此山辯甚異之特進張緒見而歎曰松柏雖小已有凌雲之氣由是顯譽年十三隨廻出都住白馬寺寺僧多以轉讀唱導爲業旻風韻清遠了不厝意年十六

齊六

而廻亡哀容俯仰率由自至喪禮畢移住莊嚴師仰曇景景久居寺住雅有風軌大小和從寺給僧足旻安貧好學與同寺法雲禪崗法闡稟學柔次遠亮四公經論夕則合被而卧晝則假衣而行往返諮詢不避炎雪其精力篤課如此大明數論究統經律原始要終望表知裏內鑒諸已旁啓同志前疑往結靡不冰泮雖命世碩學有是非之辯旻居中振發曾無擁滯光緒旣著風猷弘遠齊文惠帝竟陵王子良深相貴敬請遺連接尚書令王

儉延請僧宗講涅槃經旻扣問聯環言皆摧敵儉曰昔竺道生入長安姚興於逍遙園見之使難道融義往復百翻言無不切衆皆觀其風神服其英秀今此旻法師超悟天體性極照窮言必典詣能使前無橫陣便是過之

遠矣文宣嘗請柔次二法師於普弘寺共講成實大致通勝冠蓋成陰旻於末席論議詞旨清新致言宏邈往復神應聽者傾屬次公乃放麈尾而歎曰老夫受業於彭城精思此之五聚有十五番以爲難窟每恨不逢勅敵

齊六

必欲研盡自至金陵累年始見竭於今日矣且試思之晚講當答及晚上講裁復數交詞義遂擁次公動容顧四座曰後生可畏斯言信矣年二十六永明十年始於興福寺講成實論先輩法師高視當世排競下筵其會如

市山棲邑寺莫不掩扉畢集衣冠士子四衢  
輻湊坐皆重膝不謂爲詐言雖竟日無起疲  
倦皆仰之如日月矣希風慕德者不遠萬里  
相造自晉宋相承凡論議者多高談大語競  
相誇暈及旻爲師範稜落秀上機變如神言  
氣典正座無洪聲之侶重以性多謙讓未嘗  
以理勝加人處衆澄眸如入禪定其爲道俗  
所推如此時人稱曰析剖磐隱通古無例條  
貫始終受者易悟庶方蕩諸異論大同正法  
矣於是名振日下聽衆千餘孜孜善誘曾無  
告倦晉安太守彭城劉業嘗謂旻曰法師經  
論通博何以立義多儒答曰宋世貴道生頓  
悟以通經齊時重僧柔影毗曇以講論貧道  
謹依經文文玄則玄文儒則儒耳時竟陵王  
世子蕭昭胄出守會稽有要旻共往征虜別

之旻曰吾止講席相識未嘗修詣聞其得郡  
便狼狽遠別意所不欲衆因是亦止永元元  
年勅僧局請三十僧入華林園夏講僧正擬  
旻爲法主旻止之或曰何故答曰此乃內潤  
法師不能外益學士非謂講者由是譽傳遐  
邇名動京師瑯琊王仲寶吳人張思光學冠  
當時清貞獨絕並投分請交申以縞帶年立  
之後頻事開解蔚爲宗匠九部五時若指諸  
掌玄理伏難坦然夷易故緇素結轍華鄙邀  
延復屯萃矣時有令聞風成負先來之風者  
年素望懷新舊之耻設伏者比肩翹開者間  
出旻隨方領會弘量有餘皆銜璧輿櫬嚮然  
風靡者一人而已值齊曆橫流道屬昏諛時  
寵小人世嫉君子因避地徐部仍受請入吳  
法輪繼轉勝幢屢建皆隨根獲潤有聞南北



皇梁膺運乃翻然自遠言從帝則以天監五年遊于都輦天子禮接下筵亟深睠悅勅僧正慧超銜詔到房欲屈與法寵法雲汝南周捨等入華林園道義自茲已後優位日隆六平制注般若經以通大訓朝貴皆思弘厥典又請京邑五大法師於五寺首講以旻道居其右迺眷帝情深見悅可因請爲家僧四事供給又勅於惠輪殿講勝鬘經帝自臨聽仍選才學道俗釋僧智僧晃臨川王記室東莞劉勰等三十人同集上定林寺抄一切經論以類相從凡八十卷皆令取衷於旻十一年春忽感風疾後雖小間心猶忘誤言語遲蹇旻曰自登座講說已二十年如見此病例無平復講事盡矣乃修飾房內隔立道場日夜禮懺後吳郡太守張充吳興太守謝覽各遣

脚六

十一

僚佐至都表上延請有勅給船仗資糧發遣二郡迎候舟楫滿川京師學士雲隨霧合中途守宰莫不郊迎晉陵太守蔡搏出候門迎之歎曰昔仲尼素王於周今旻公又素王於梁矣天監末年下勅於莊嚴寺建八座法輪講者五僧以年臘相次旻最處後衆徒彌盛莊嚴講堂宋世祖所立欒樞增映延袤遐遠至於是日不容聽衆執事啓聞有勅聽停講五十日悉移窻戶四出簷雷又進給牀五十張猶爲迫迮枕檉摧折日有十數得人之盛皆此類焉旻因捨什物覲施擬立大堂慮未周用待庫生長傳付後僧又於簡靜寺講十地經堂宇先有五間慮有迫迮又於堂前權起五間合而爲一及至就講寺內悉滿斯感化之來殆非意矣少與齊人張融謝眺友善

天人才學通人莫不致禮雖居重名不嘉榮  
勢閑處一室簡通豪右衆人多恨之唯吳郡  
陸倕博學自居名位通顯早崇禮敬旻亦密  
相器重時爲太子中庶僕從到房旻稱疾不  
見倕欣然曰此誠弟子所望也人皆推倕之  
愛名德也彌重旻之不趣於世暨普通之後  
先疾連發彌懷退靜夜還虎丘人無知者時  
蕭昂出守吳興欲過山展禮山主智遷先知  
以告旻旻曰吾山藪病人無事見貴二千石  
昔戴顓隱居北嶺宋江夏王入山詣之高卧  
牖下不與相見吾雖德薄請附戴公之事矣  
及蕭至旻從後門而遁其年皇太子遣通事  
舍人何思澄銜命致禮贈以几杖鑪奩褥席  
麈尾拂扇等五年下勅延還移住開善使所  
在備禮發遣不得循常以稽天望於路增劇

第六

十二

未堪山寺權停莊嚴因遂彌留以至大漸良  
醫上藥備于寺內中使叅候相望馳道以大  
通八年二月一日清旦卒于寺房春秋六十  
一天子悲惜儲君嗟惋勅以其月六日窆於  
鍾山之開善墓所喪事大小隨由備辦隱士  
陳留阮孝緒爲著墓誌弟子智學惠慶等建  
立三碑其二碑皇太子湘東王並爲製文樹  
于墓側徵士何胤著文立於本寺初旻嘗樂  
於禪默乃依所立義試遍安心旬日之間遂  
得入定問諸禪師皆云門戶雖殊造寂不異  
又嘗於講日謂衆曰昔彌天釋道安每講於  
定坐後常使都講等爲舍靈轉經三契此事  
久廢旣是前修勝業欲屈大衆各誦觀世音  
經一遍於是合坐欣然遠近相習爾後道俗  
捨物乞講前誦經由此始也時有靈根寺道

超比丘勤學自勵願明解如旻夢有人言僧旻法師毗婆尸佛已能講說君始修習云何可等但自加功不患不隨分得解後大領悟旻嘗造彌勒佛并諸供具朝夕禮謁乃夢見彌勒佛遣化菩薩送菩提樹與之菩薩曰菩

柳六

十三

提樹者梁言道場樹也弟子頗宣其言旻聞而勗之曰禮有六夢正夢唯一乃是好惡之先徵故周立占夢之官後代廢之正以俗人澆偽亟多假託吾前所夢乃心想耳汝勿傳之以莊嚴寺門及諸墻宇古製不工又吳虎丘山西寺朽壞日久並加繕改事盡於麗旻所造經像全不封附須者便給放生布施未嘗倦廢弟子諮曰和尚所修功德誠多未始建大齋會恐福事未圓旻曰大齋乃有一時發起之益吾寡乏人力難得盡理又且米菜

醬醋樵水湯炭踐踰洗灸傷害微蟲豈有數量慮有此事故不敢爲也如復求寄王官官府有勢之家使役雖多彌難盡意近識觀之藉此開悟智者窺之有求名之誚要請法俗侵星早到若不專至有乖素心若現斯言猶涉譏笑故吾不爲也旻笑言美善舉止吐納膏腴自生顧眄風颺滿室凡所施爲不爲名利勤注教勗形於言晤先人後已常若不及嘗有餘師言弟子不恭者旻呼與相見爲設飲食方便誘喻遂成善士生無左道卜筮不妄罔惑凡人又不假託竒怪以誑近識貴人君子皆景慕焉營居負販者亦望風而畏敬聞其名者僞夫正鄙夫立所著論疏雜集四聲指歸詩譜決疑等百有餘卷流世釋法雲姓周氏義興陽羨人晉平西將軍處

之七世也母吳氏初產坐草見雲氣滿室因以名之七歲出家更名法雲從師住莊嚴寺爲僧成玄趣寶亮弟子而雋朗英秀卓絕時世年十三始就受業太昌僧宗莊嚴僧達甚相稱讚寶亮每曰我之神明殊不及也方將

御六

十四

必當棟梁大法矣齊永明中僧柔東歸於道林寺發講雲諮決累日詞旨激揚衆所歎異年小坐遠聲問難叙命置小牀處之於前共盡往復由是顯名與同寺僧旻等年臘齊名譽歷採衆師且經且論四時遊聽寒暑不輟或講前講末初夜後夜覆述文義間隙遊習於路思義輒不自覺行過所造其勤勵專至類皆如此曾觀長樂寺法調講論出而顧曰震旦天子之都衣冠之富動靜威儀勿易爲也前後法師或有詞無義或有義無詞或俱

有詞義而過無威儀今日法座俱已闕矣皆由習學不優未應講也及年登三十建武四年夏初於妙音寺開法華淨名二經序正條源羣分名類學徒海湊四衆盈堂僉謂理由言盡紙卷空存及至爲賓構擊縱橫比類紛鯁機辯若疾風應變如行雨當其鋒者罕不心啓賓主咨嗟朋僚胥悅時人呼爲作幻法師矣講經之妙獨步當時齊中書周顒琅琊王融彭城劉繪東莞徐孝嗣等一代名貴並投莫逆之交孝嗣每日見雲公俊發自顧缺

御六

十五

然而性靈誠孝勞於色養及居母憂毀瘠過禮累日不食殆不勝喪僧旻謂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賢者企及且毀不滅性尚出儒宗況佛有至言欲報生恩近則時奉顏儀使物生悅遠則啓發菩提以導神識又云恩愛

重賊不可寬放寬放此者及所親愛墮於惡道唯有智者以方便力善能治制則惠兼存沒入諸善趣矣宜思遠理使有成津何可恣情同於細近耶雲乃割哀情微進飲粥永元元年曾受毗陵郡請道俗傾家異端必集弘振風猷道被京城鼓舞知歸巾褐誠反及梁氏高臨甚相欽禮天監二年勅使長召出入諸殿影響弘通之端贊揚利益之漸皇高亟延義集未曾不勅令雲先入後下詔令時諸名德各撰成實義疏雲乃經論合撰有四十科爲四十二卷俄尋究了又勅於寺三遍敷講廣請義學充諸堂宇勅給傳詔車牛吏力皆備足焉至七年制注大品朝貴請雲講之辭疾不赴帝云弟子既當今日之位法師是後來名德流通無寄不可不自力爲講也因

從之尋又下詔禮爲家僧資給優厚効爲光宅寺主創立僧制雅爲後則皇太子留情內外選請十僧入於玄圃經於兩夏不止講經而亦懸談文外雲居上首偏加供施自從王侯逮于榮貴莫不欽敬至於吉凶慶弔不避寒暑時人頗謂之遊俠而動必弘法不以此言間懷中書郎順陽范軫著神滅論羣僚未詳其理先以奏聞有勅令雲答之以宣示臣下雲乃遍與朝士書論之文采雖異而理義倫通又與少傅沈約書曰主上令審神滅論今遣相呈夫神妙寂寥可知而不可說義經丘而未曉理涉且而猶昏至人凝照有本襲道赴機垂審臣下旨訓周密孝享之祀旣彰桀懷曾史之慕三世之言復闡紂悞彼論之情預非草木誰不歎欵同挹風猷共加弘贊

御六

十六

也約答曰神本不滅久所服膺神滅之談良用駭惕近約法師殿內亦蒙勅答一本懼受頂戴尋覽忘疲豈徒伏斯外道可以求離衆魔孔釋兼弘於是乎在實不刊之弘旨百代之舟航弟子亦即彼論微厝疑覈比展具以呈也雲以天監末年欲報施主之恩於秣陵縣同下里中造寺一所勅以法師建造可仍以法師爲名即禪崗之西山也郊郭內地實爲爽塏結宇孤巖北面城市懷潤隱嶺窮人野之致終日談論曾無休廢天監將末扶南國獻經三部勅雲譯之詳決梁梵皆理明意顯狀若親承帝抄諸方等經撰受菩薩戒法構等覺道場請草堂寺慧納法師以爲智者躬受大戒以自莊嚴自茲厥後王侯朝士法俗傾都或有年臘過於智者皆望風奄附啓

如

十七

受戒法雲曰戒終是一先已同稟今重受者誠非所異有若趣時於是固執帝累勸獎每加說喻答曰當先發願若得應相然後從受雲欲發起中表菩提之心捨已身外覲施之物通啓於華林園光華殿設千僧大會分此諸物爲五種功德上帝隨喜警梵從時鏘金候旭百和氤氳衆妓繁會觀者傾城莫不稱歎普通六年勅爲大僧正於同泰寺設千僧會廣集諸寺知事及學行名僧羯磨拜授置位羽儀衆皆見所未聞得未曾有爾後雖遭疾時序而講說無廢及於扶接登座弊劇乃止至御幸同泰開大涅槃勅許乘輿上殿凭几聽講及遭父憂由是疾篤至于大漸以大通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初夜卒于住房春秋六十有三二宮悲惜爲之流慟勅給東園祕

器凡百喪事皆從王府下勅令葬定林寺側太子中庶瑯琊王筠爲作銘誌弟子周長胤等有猶子之慕創造二碑立于墓所湘東王蕭繹各爲製文初雲年在息慈雅尚經術於妙法華研精累思品酌理義始末照覽乃往幽巖獨講斯典豎石爲人松葉爲拂自唱自導兼通難解所以垂名梁代誠績有聞而文疏稠疊前後繁映致依講誦有阻恒功嘗於一寺講散此經忽感天華狀如飛雪滿空而下延于堂內升空不墜訖講方去有保誌神僧道超方外罕有得其情者與雲互相敬愛呼爲大林法師每來雲所輒停住信宿嘗言欲解師子吼請法師爲說卽爲剖析誌便彈指讚曰善哉微妙微妙矣儀同陳郡素昂云有常供養僧學雲法華日夜發願望得慧解

卿

十八

等之忽夢見一僧曰雲法師燈明佛時已講此經那可卒敵也每於講次有送錢物乞誦經者多獲徵應及得善夢如別記述夷陵縣漁人於網中得經一卷是泥洹四相品末題云宋元徽二年王寶勝敬造奉光宅寺法雲法師以事勘校時雲年始十歲名未遠布寺無光宅而此品正則初云弘法次斷魚肉驗今意行頗用相符其有機神變化人莫敢競其類者雲得此告彌深弘演云爾釋慧澄姓蘭氏番禺高要人十四出家依和上道達住隨喜寺而在性貞苦立素齋戒魚肉葷辛畢世未視當齊氏之季百工輟業澄閉戶禮誦不修聞達天監初建開闡學校白黑樂求皆得其志澄深懷願望以日爲歲世始廓清南路猶梗負笈踟躕欲前未進親舊

諫曰何不就饒聚糧貨待路好通爲爾栖栖  
橫生憂苦澄曰榮華賄貨此何見關日月如  
電時不待人耳於是間關寄託遂至京室憩  
莊嚴寺仍從僧旻以申北面勤苦下惟專攻  
一事且經且律或數或論十餘年中鈞深索

御六

十九

隱猶晦迹下筵而名聞日遠桂陽王蕭象聞  
風欽悅延請入第頂禮歸依求屈講說親自  
餐服遂使遠近投集聞者斐然後桂陽出鎮  
南岳請與同行瀟湘道俗重增歸敬法席繼  
興善誘忘倦澄以違親歲久逝暫定省而番  
禺四衆向風欽德迎請重豐年年轉倍以普  
通四年隨使南返中途危阻素情無憚食值  
飢客合盤施之船人更辦不肯復受若見單  
薄解衣賑之及至南海復停隨喜七衆屯結  
其會如林讚請法施頻仍累迹理喻精微淺

深無隱新舊學望如草偃焉於斯五載法利  
無限未及旋都遇疾而卒春秋五十有二即  
大通元年也時復有慧朗慧略法生慧武等  
皆從僧旻受學雖復廣綜諸部並以成實擅  
名朗居貧好學博達多通久當師匠巧於傳  
述略聰明雋警宣講有則品別支條分籍甚  
有嘉譽生尋訪異聞博述經論銓次秘奧物  
益竒之武振揚文義省約不繁宣流未廣蘭  
摧中葉年三十餘卒

釋法令姓董氏未詳何人家遭世禍因寓建  
康少出家住定林上寺立操貞堅廉和寡欲  
博覽經論多所通達善涅槃大小品尤精法  
華阿毗曇心登師子座發無畏辯先標綱要  
却派條流言約旨遠馳名京學兼好禪寂以  
息攀緣但多疾瘵亟爲廢替自責先身執相



分別起諸違害今受殃咎因誦大品一部用  
祛封滯清淨調和隨從梵行足不下山三十  
三歲葷辛不食弊衣畢世以天監五年卒春  
秋六十有九時寺復有慧泰慧纂並以學聞  
泰克已修身篤勤禪智偏能談授纂心性清  
率不事形骸貞實抱素雅有國士之器

卷六

二十

釋智藏姓顧氏本名淨藏吳郡吳人少傳曜  
之八世也高祖彭年司農卿曾祖淳錢唐令  
祖瑤之負外郎父暎奉朝請早亡其母嘗夢  
繞吳城一布密雲四布而天中開朗眾星墜  
地取而吞之因而有娠焉及生藏也少而聰  
敏常懷退讓果食衣服爰及威儀皆新華先  
讓而處下末由此擊譽鄉閭敬而尚重年十  
六代宋明帝出家以泰初六年勅住興皇寺  
事師上定林寺僧遠僧祐天安寺弘宗此諸

名德傳如前述藏稟依訓範敬義弘隆嘗遇  
師疾甚不食多日藏亦從之待師進飲藏還  
進飲乃至平復方從師好自是戒德堅明學  
業通奧眾所知識超於夷等當時柔次二公  
玄宗蓋世初從受學挹酌經論統辯精理及  
其開闡延敵莫能涉其津者藏洞曉若神微  
言每吐預有比蹤罔不折伏於是二僧歎揖  
自以弗及之也齊太尉文憲王公深懷欽悅  
爰請安居常歎相知之晚太宰文宣王建立  
正典紹隆釋教將講淨名選窮上首乃招集  
精解二十餘僧探授符策乃得於藏年臘最  
小獨居末坐敷述義理罔或抗衡道俗翕然  
彌崇高譽先是會稽慎法師志欲宣通妙法  
乃請文宣方求講匠以藏名稱普聞允當僉  
屬遂流連會計多歷年祀服膺鼓篋寔繁有

卷六

二十一

徒但以律部未精重遊京輦信同瓶喻有似  
燈傳俄而十誦明了諸部薄究未還吳郡道  
流生地也學人裹糧隨之不少永元二年重  
遊禹穴居法華山繼衆弘業及齊德將謝王  
室大騷天地既閉經籍道廢遂翻然高舉欲  
終焉禹穴逮有梁革命大弘正法皇華繼至  
方遊京輦天子下禮承修榮貴莫不來敬聖  
僧寶誌遷神窀穸于鍾阜於墓前建塔寺名  
開善勅藏居之初藏未受具戒遇誌於定林  
上寺遂推令居前垂示崇敬之迹識知德望  
有歸告之先見矣時梁武崇信釋門宮闕恣  
其遊踐主者以負炭南面域中一人議以御  
座之法唯天子所昇沙門一不霑預藏聞之  
勃然厲色即入金門上正殿踞法座抗聲曰  
貧道昔爲吳中顧郎尚不慙御榻况復迺祖

定光金輪釋子也檀越若殺貧道即殺不慮  
無受生之處若付在上方獄中不妨行道即  
拂衣而起帝遂罷勅任從前法斯跨略天子  
高岸釋門皆此類也有墅姥者工相人也爲  
記吉凶百不失一謂藏曰法師聰辯蓋世天  
下流名但恨年命不長可至三十一矣時年  
二十有九聞斯促報講解頓息竭精修道發  
大誓願不出寺門遂探經藏得金剛般若受  
持讀誦畢命奉之至所厄暮年香湯洗浴淨  
室誦經以待死至俄而聞空中聲曰善男子  
知六  
汝往年三十一者是報盡期由般若經力得  
倍壽矣藏後出山試過前相者乃大驚起曰  
何因尚在世也前見短壽之相今了一無沙  
門誠不可相矣藏問今得至幾答云色相骨  
法年六十餘藏曰五十知命已不爲天况復

過也乃以由緣告之相者欣服竟以畢年辭世終如相言於是江左道俗競誦此經多有徵應乃至今日有光大感通屢結逮梁大同中敬重三寶利動昏心澆波之儔肆情下達僧正憲綱無施於過門帝欲自御僧官維任法侶勅主書遍令許者署名于時盛哲無敢抗者皆匿然投筆後以疏聞藏藏以筆橫轢之告曰佛法大海非俗人所知帝覽之不以介意斯亦拒略萬乘季代一人而已帝意彌盛事將施行於世雖藏後未同而勅已先被晚於華光殿設會衆僧大集後藏方至帝曰比見僧尼多未調習白衣僧正不解律科以俗法治之傷於過重弟子暇日欲自爲白衣僧正亦依律立法此雖是師之事然佛亦復付囑國王向來與諸僧共論咸言不異法

師意旨如何藏曰陛下欲自臨僧事實光顯正法但僧尼多不如律所願垂慈矜恕此事爲後帝曰弟子此意豈欲苦衆僧耶正謂俗愚過重自可依律定之法師乃令矜恕此意何在答曰陛下誠欲降重從輕但未代衆僧難皆如律故敢乞矜恕帝曰請問諸僧犯罪佛法應治之不答曰竊以佛理深遠教有出沒意謂亦治亦不治帝曰惟見付囑國王治之何處有不治之說答曰調達親是其事如來置之不治帝曰法師意謂調達何人答曰調達乃誠不可測夫示迹正欲顯教若不可不治聖人何容示此若一向治之則衆僧不立一向不治亦復不立帝動容追停前勅諸僧震懼相率啓請帝曰藏法師是大丈夫心謂是則道是言非則道非致詞宏大不以形

命相累諸法師非大丈夫意實不同言則不異弟子向與藏法師碩諍而諸法師默然無見助者豈非意在不同耳事遂獲寢藏出告諸徒屬曰國王欲以佛法爲己任乃是大家士用心然衣冠一家子弟十數未必稱意況復衆僧五方混雜未易辨明正須去其甚泰耳且如來戒律布在世間若能遵用足相綱理僧正非但無益爲損弘多常欲勸令罷之豈容讚成此事或曰理極如此當萬乘之怒何能夷然藏笑曰此實可畏但吾年老縱復阿旨附會終不長生然死本所不惜故安之耳後法雲謂衆曰常於義理之中未能相謝一日之事真可愧伏不久勅於彭城寺講成實聽侶百餘皆一時翹秀學觀榮之又勅於慧輪殿講般若經別勅大德三十人預座藏開

卿六

二十四

釋發暢各有清拔皆著私記擬後傳習天監末年春捨身大懺招集道俗并自講金剛般若以爲極悔唯留衣鉢餘者傾盡一無遺餘陳郡謝幾卿指挂衣竹戲曰猶留此物尚有意耶藏曰身猶未滅意何由盡而尚懷靖處託意山林還居開善因不履世時或勅會乃上啓辭曰夙昔顧省心或不調欲依佛一語於空閑自制而從緣流二十餘載在乎少壯故可推斥今旣老病身心俱滅若復退一毫便不堪自課故願言靜處少自榮衛非敢傲世求名非欲從閑自誕特是常人近情懼前途之已迫耳帝手勅喻曰求空自閑依空入慧高蹈養神實是勝樂不違三乘亦以隨喜惟別之際能無恨然岐路贈言古人所重猶勸法師行無礙心大悲爲首方便利益隨時

用舍不宜頓杜以隔礙心行菩薩道無有是處勅徃反頻仍久之藏持操不改帝將受菩薩戒勅僧正牒老宿德望時超正略牒法深慧約智藏三人而帝意在於智藏仍取之矣皇太子尤相敬接將致北面之禮肅恭虔往

御六

二十五

未輪徐動鳴笳啓路降尊下禮就而謁之從遵戒範永爲師傅又請於寺講大涅槃親臨幄坐爰命諮質朝賢時彥道俗盈堂法筵之盛未之前聞又於北閣更延談論皆歎曰陪預勝席未曾有也藏任吹噓真行平等毀譽不動榮利未干宴坐空閑巖然山立雖神寓凝隔風韻清高其應物也汲汲然如有不足可謂望儼即溫君子之變者矣自現處巖岫晦形人世又於寺外山曲別立頭陀之舍六所並是茅茨容膝而已皇太子聞而遊覽焉

各賦詩而返其後章云非曰樂逸遊意欲識箕穎藏結心世表常行懺悔每於六時翹仰靈相口云理味深玄淺思斟酌自抱疑礙恐乖聖意多僻因而懇惻詞淚俱發嘗宿靈曜寺夜漸用心見有金光照曜一室洞明人問其故答曰此中奇妙未可得言是旦邁疾至于大漸帝及儲君中使相望四部白黑日夜叅候勅爲建齋手制願文并繼以醫藥而天乎不憝唯增不降臨終詞色詳正遺言唯在弘法以普通三年九月十五日卒於寺房春秋六十有五勅葬獨龍之山赴送盈道同爲建碑墳所寺內各一新安太守蕭機製文湘東王繹製銘太子中庶子陳郡殷鈞爲立墓誌初藏嘗夢見金粟如來入室共談執二麈尾其一寶裝其一者素留素者與藏又徵士

廬江何胤居吳郡虎丘山遇一神僧捉一函書云有人來寄語須臾失之及開函視全不識其文詞後訪魏僧云是大莊嚴論中間兩紙也時人咸謂藏之所致又彭城劉混之罪當從戮藏時處後堂為帝述四等義外奏聞之帝曰今為國事不得道四等義如何藏曰言行乘機也今機發而不中失在何人四等之舉義非徒設帝遂捨而不問竟以獲免劉氏終亦不委斯由其潛濟益被率多如此凡講大小品涅槃般若法華十地金光明成實百論阿毗曇心等各著義疏行世

續高僧傳卷第五

音釋

瞪直視貌 潰符分切 瘠才亦切 拓斤各切  
 袂直質切 確克角切 拮舉莖切 撓屈也  
 詡况羽切 塵腫庚切 勅渠京切 縞古老切 觀白縞也  
 棺初觀切 諛彼義切 窆彼驗切 風旋早切  
 鯁古杏切 瞽猶莫切 瘳側界切 窆窆氣貌 番番音潘  
 也高可切 氲氲氣切 瘳瘳氣切 窆窆氣切 番番音潘  
 稱切也 女老 愁魚僅切 窆窆氣切 窆窆氣切 番番音潘  
 長長埋謂之窆 窆窆氣切 窆窆氣切 番番音潘  
 長長埋謂之窆 窆窆氣切 窆窆氣切 番番音潘  
 稱切也 女老 愁魚僅切 窆窆氣切 窆窆氣切 番番音潘

二十七